

外军撤离问题， 事关叙局势发展

□ 钮 松

近日，叙利亚反对派莫斯科小组领导人、叙人民意志党书记格德里·贾米勒表示，叙利亚国内政治进程的启动要以所有外国军队撤离为前提。这使得国际社会的视线再度转向叙利亚。贾米勒的话点出了叙利亚问题的一大实质，即外国势力尤其是外国军事力量的插手使得叙利亚局势日益复杂化。目前，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面临最终覆灭的情况下，外国武装力量以打击“伊斯兰国”为名，集聚叙利亚失去了最为有力的借口，巴沙尔政权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从“挟洋自重”到走向自主的真正政治和解，所有外国军队的撤离确实是一个重要前提。

叙利亚问题的危机化和复杂化就在于地区内外大国的插手，大国之间的矛盾通过叙利亚危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赤膊上阵”与“代理人战争”并举。叙利亚毕竟属于叙利亚人，叙和平进程虽然需要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更离不开叙利亚各政治势力和人民自己的智慧。外国军队倘若全部撤离，将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叙利亚问题不可能通过武力方式获得最终解决；另一方面，叙利亚各派未来在重建过程中的合法性不可能通过勾结外国势力来获得。“叙人治叙”、政治和解才是唯一可行之路。

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巴沙尔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是俄罗斯，因此贾米勒所指的外国军

队必然包括在叙俄军。目前俄美都在叙利亚有着较强的军事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个地区大国也高调投入叙利亚内战。此外，有迹象表明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也有军事力量在叙利亚活动。因此，贾米勒的矛头实则指向叙利亚境内所有公开和未公开的外国军队，但有三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值得关注：首先，俄军和伊朗军队入境获得了巴沙尔政权的邀请，具有合法性；其次，俄罗斯在叙利亚长期拥有军事基地，撤出外国军队是否也包括撤出外国合法的军事基地；最后，那些受外国政府支持却不以军人身份参战的武装人员如何定位其身份。

外国军队在叙利亚的存在可谓利弊兼具。从利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助于在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之间通过美俄军事力量的平衡而尽快形成均势局面，避免叙局势陷入无序混战从而造成更多的人道主义危机，也确实有助于协同打击和剿灭“伊斯兰国”。从弊的角度来看，这也确实显著加深了叙利亚两派之间的矛盾，两派都越来越倚重外国武装力量而非政治手段来为其自身在未来的叙利亚谋取一席之地，叙利亚各派力量的割据态势越来越反映出外国势力犬牙交错的色彩。可见，外国军队是否撤出叙利亚，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撤出，都与叙利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及未来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在埃及西奈半岛清真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天后，当地时间11月26日，沙特阿拉伯在首都利雅得召开了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首次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于2015年12月由沙特号召建立，本次国防部长会议结束后，该联盟成员国数量扩大到41个。在本次会议上，联盟成员国就共同努力从多方面打击恐怖主义达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目前仍将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排除在外。这一做法背后的原因，除宗

长、沙特将军阿卜杜拉·萨利赫表示其共同敌人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宗教或教派，但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分歧由此可见一斑。沙特积极推动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可以团结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力量打击恐怖主义，保证各成员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另一方面，沙特可以借助该联盟实施更加有力的外交政策，通过提供资金和军事援助获得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扩大其在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加强与伊朗竞争的实

伊斯兰反恐联盟成效待观察

□ 张 提

教派别分歧外，还与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有关。

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主要由与沙特同属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家组成，什叶派当政的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自然“不受待见”。随着“伊斯兰国”逐渐被赶出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获得了极大提高，如果伊朗等国加入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很可能会削弱沙特的领导地位，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再加上沙特和伊朗本就存在着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矛盾，两国目前还在也门进行着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更不可能允许什叶派国家加入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而因“断交风波”与伊朗靠近的卡塔尔，虽然是该联盟的成员，但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尽管在回答伊朗等国缺席反恐军事联盟的相关问题时，联盟临时秘书

力，同时还能缓解沙特目前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如此次联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的召开，不仅是对埃及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同时也有着借反对恐怖主义整合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力量来压制伊朗影响扩大的另一重考虑。虽然目前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事已接近尾声，但将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排除在联盟之外，仍会限制该联盟作用的发挥，这一点对于中东地区的反恐事业来说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但不管怎样，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的建立还是表明了中东地区国家反对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对于反对恐怖主义来说，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在矛盾不断、分歧不少、地区内外大国博弈、竞争激烈的中东地区，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是否能够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还是有待观察的。

美国示好土耳其为哪般？

□ 马可为 程宇一

11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中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美国将不再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并允诺重新考虑引渡居兰的问题。

众所周知，库尔德问题一直是阻碍美土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为压制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抵消俄罗斯影响力，美国一直在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但在土耳其眼中，美国这样的做法是对其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威胁。自“7·15”未遂政变后，美土关系跌入低谷，土俄关系迅速转暖，土耳其不仅恢复了与俄罗斯在各方面的合作，还积极与俄罗斯、伊朗协作参与调解叙利亚问题。

目前，俄伊土叙四国间已形成较为通畅和有效的磋商机制，对于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占据优势地位。而美国则处于弱势，不仅被迫放弃了颠覆巴沙尔政权的目标，通过支持叙反对派以主导叙局势的努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目前明显缺少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能力。此次特朗普向土耳其示好，目的便在于拉住土耳其，避免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全面倒向俄罗斯，以防美在叙利亚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同时，借助拉拢土耳其削弱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但特朗普承诺不再向叙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绝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叙库尔德武装的扶持。在叙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内，美军至少建立了13处军事设施，包括机场和后勤支援基地。在未来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美国若想保持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对其是不可或缺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目前已成为叙国内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其已具有一定经济、军事实力，叙国内局势渐趋平稳且美军将在叙保持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停止提供武器对其消极影响有限。况且美国还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和渠道为其提供支持。未来，美国可能会积极促使库尔德势力成为叙利亚的合法政治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扶植其成为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代理人。

土耳其副总理表示，特朗普与埃尔多安的通话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但美土关系即使未来有所改善，土耳其也不再会成为美国对抗俄罗斯的“排头兵”。美国是土耳其的北约盟友，俄罗斯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伙伴，未来，土耳其最有可能做法是在美、俄间找到一个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平衡点，确保叙库尔德势力不会坐大最终危及政局稳定和领土完整，同时保持与北约的安全联系。

未来，地区内外大国在叙利亚及周边地区的博弈会趋于多样化和公开化。美国此次向土耳其示好，不单是为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竞争，也是美国基于“后伊斯兰国时代”的一次全新战略选择，将对未来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中东地区局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据英媒报道，由于担心俄罗斯退出，欧洲委员会有意取消对俄制裁。乌克兰危机时，欧委会因不满俄相关做法，剥夺了俄代表团权利，俄方认为欧委会裁定不当，一直谋求恢复相关权利。今年6月，俄立场逐步强硬，俄外交部宣布不再向欧委会缴纳本年度剩余会费。俄显露去意后，欧委会却作出妥协姿态，这说明欧委会乃至西方国家此前对俄制裁成效不佳，也体现出俄欧关系风向的变化，可能是欧洲对俄态度缓和的开始。

立场就人权问题对俄发难。

近几年的形势变化也表明，欧委会乃至西方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对俄造成致命打击，还反让它们进退两难。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仅欧委会，西方国家均宣布对俄展开军事、外交、经济等多领域制裁。但从成效看，西方制裁并未对俄造成致命影响。不仅如此，俄罗斯还能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目前，欧洲仍未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虽然欧洲不断提升自产能源比率并加强与美国

欧委会向俄示好 或为解除制裁试水

□ 苏瑞娜

欧洲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其宗旨在于保护欧洲人权、协调各国行为、促进欧洲合作与统一。成员范围涵盖整个欧洲，目前还有美国、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担任观察员。欧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各成员国共同关心的议题，协助各国在相关领域合作中采取统一行动。欧委会不讨论军备防务议题，但尤为关注人权，成员国须签署《欧洲人权宣言》。如果说欧盟是确定欧洲经济规则的实体立法机构，欧委会则更像一个提供建议的智囊团体或咨询机构，更多体现出一种协调功能。

乌克兰危机时，欧委会认定俄支持克里米亚公投损害了乌克兰领土完整、挑战了基本人权，因而，欧委会响应号召加入对俄制裁行列中。但2016年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将克里米亚改组纳入新的南部联邦区，克里米亚问题从“国际事务”转为俄的“内政事务”，欧委会便难再有

的能源合作，但俄对欧出口的能源份额仍占欧洲消费总量的较大比重，对俄能源的制裁间接损害了欧洲的利益。另外，俄欧贸易关系紧密，制裁也损害了欧洲利益。2014年俄为反制西方制裁曾禁止从西方进口食品，法德食品出口商就因此损失惨重。加之，俄欧在金融、防务上都有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对俄制裁往往牵连欧洲国家利益受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国家没理由再维持“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制裁。此时，欧委会这样一个咨询性机构提出考虑撤销制裁事宜，可能有代表欧洲“试水破冰”之意，传递了欧洲内部对俄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做是欧洲向俄示好的开始。若欧委会首先撤销制裁先例，欧洲各国未来也必然会考虑减轻或撤销对俄制裁，势必会与美国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各择其路、分道扬镳。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行政学院)